

〈我們這裡也曾捕過鯨魚〉

塞著耳機，IPAD 擱在手上，loading，MAP 更新，矮厝全部壓扁變形，白色是路，黃色是房子，那一片藍色是海。我把爺給的地址設為目的地，大橋橫飛過海，MAP 的規劃路線，突然筆直切過漁市。

大學畢業前，我修了一門「鯨豚保育生物學」自然通識。老師身形嬌小，博士論文寫的是鼠科生態；她花費一年半在佛羅里達的山裡紀錄松鼠族群，返臺後卻投入了全然陌生的鯨豚領域。

「因為鯨魚很可愛啊，」這是她的理由。

最後一節課，她介紹了梅爾維爾的《白鯨記》；「不要以為生態研究只是冷冰冰的數據分析，還要顧及文史背景。」鯨魚是高產值動物，鯨脂能做潤滑油，甚至可以點亮燈塔；龍涎香是高級香料，鯨鬚可做淑女的馬甲、陽傘骨及蓬裙。她說，《白鯨記》記載了捕鯨業的時代巔峰，捕鯨船運用鯨的洄游特性，算好時機，總能將鯨群攔截圍捕。敘事者以實瑪利抱持著「即使失敗，也不會比現在更糟」的心情，放下陸地上的一切，決心跑遠洋冒險。他先抵達一個專做捕鯨船生意的南方島嶼，海市蜃樓般的炎熱小鎮。

我終於來到這裡，北勢寮。

爺說，我們這裡也曾捕過鯨魚……

果然一點風都沒有……。路邊歐巴桑軟帽袖套，隱身鐵皮棚下，或蹲或坐，拿著蒲扇，搨著更熱的風。吻仔魚丸和炸花枝條散落油膩黑鍋的小鐵架上，像隨時會焚燒起來；板凳稀落擺著圓滾的椰子，木板招牌大大寫著「水」。地圖顯示的是 Google 街景車多年前的巡行，多年後街景幾無變化，幾個歐巴桑依然或蹲或坐盤踞店門口。像是明信片圖景，色彩則在陽光的強烈照射下，鬆動扭曲。

我跳上堤岸，粗礪的鹹味直衝鼻孔。

就像旅行雜誌裡，那麼標準的南方夏天：單調的海。單調的椰子樹。爬滿馬鞍藤的沙灘。如果再補上一份暑假作業，就更完整模擬一個夏天。

「我們」的暑假作業，總是熬到開學前一晚才開始；爺，和我，共同捏造不存在的家庭旅遊。客廳餐桌當書桌，我歪著頭寫：爸爸開著新買的休旅車，播放巴哈無伴奏，載我們到壽山動物園，看獨居的亞洲象，和一對斑馬夫妻。我寫：趁著假日，我和妹跳上媽的小綿羊，三貼去台糖花市。媽拉開零錢包，讓我們在臺灣欒樹下做沙畫，妹畫小叮噹，我畫皮卡丘。完成後媽已抱著一盆蘭花走來：「迪，眉，差不多要回家囉，拔還在家裡等我們。」或者，我寫：清境農場的三天兩夜民宿之旅（民宿取名「摘星山莊」），日本京都古蹟之旅（我們吃了宇治金時），挪威峽灣之旅……，愈寫愈是興味盎然，心臟脹得要命，靠著想像力編

造了十七個不存在的家庭旅行。我忽然詞窮，心虛，還要回頭「複查」，當天是否卡到休館休園，雷雨颱風。

我把自動筆砸到地上，翹腳轉開電視，頻道胡亂跳，鄉土劇，偶像劇，綜藝節目，動畫重播，最後停在 MTV 台。周杰倫穿著吊嘎垮褲，rap 中國功夫。爺走進屋裡，手忙腳亂撿起筆來，小心翼翼問了一句：「你還欠多少？」

「什麼欠多少？」

「那個啊，那個，」爺指了指桌上的斜了一邊的暑假作業。

「哪個啦？」我雙手倒放，頭一枕眼一閉，「好啦，三天啦。」爺便跛著藍白拖，騎著老野狼直奔西子灣澄清湖，帶回一疊觀光導覽手冊。

要求佐附照片的「日記」最讓我頭痛。總得在日記最後，謊稱相機突然沒電，或者把底片通通扯出來曝光。抓起彩色筆，畫上模模糊糊的樹啊花啊，這個是爸，這個是媽，妹和我。國小六年，我拿了四次「最佳旅遊獎」，站上司令台，接受掌聲領獎。我受命跟其他獲獎同學輪班，守在穿堂，推銷我們的模範生活。他們笑盈盈的樣子讓我心安，看起來也像造假。

我的故事裡面從沒有爺。爺擁有一座花園，位在公寓四樓的小小陽台，掛滿盆栽。爺按照植栽手冊，選定不同花期的盆景；花園四季恆春，就連冬天都有細紅的油點草綴閃。

爺是真的，但我的故事裡從沒有爺。

爺看了我的暑假作業，笑著說，你真該去旅行社上班，像是那個，那個誰啊？你表姑啊，每天飛來飛去，還同時交往六個國家的男朋友。我說怎麼可能啊，我根本沒有真的去旅行過，這樣也可以嗎？爺說：「可以啊，怎麼不行？你有沒有讀過〈岳陽樓記〉？」有啊，國文課本裡面有，很有名。「小范老子寫的也是胡謔啊，他從沒去過岳陽樓。」我頓了頓，應了聲是喔，因為他是范仲淹哪，我只會被當成詐騙集團啦。

我也幻想過啊，由我籌劃一趟家庭旅行，帶著爺一起。可能我還會說，喂，爺，你的故鄉在哪裡？我們找一天回去好不好？

距離大學指考還有一個月，非常時期。高雄火車站附近補完習，搭著末班公車搖搖晃晃，到了總站剩我一人，再走過一條全無燈火的路。回到家，打開門，看見有人鬍渣滿面，陪爺圍著方桌用餐。燈泡懸在頭頂，他們吃著一團血紅的微波義大利麵，桌上還有炸雞全家餐一桶，百事可樂一瓶。「好晚了耶，吃宵夜啊？」我瞥了他們一眼，直接走進房間。

書包一拋我便蹲在地上，不停顫抖。我剛剛，有沒有朝「他」微笑？點頭？有人敲了門，門沒鎖。爺探進頭來像是探監，「怎麼了？那是你爸啊，不認識啦？」

我的聲音像灌過強酸，嘶啞著：誰？誰啊？我爸誰啊？我夢見過無數次的，那些萬里尋父故事：山也跋了水也涉了，終於相逢，兩人抱頭痛哭，喊著爸我好想你兒啊你辛苦了……。

騙誰啊。

我只是用力拖延那個時刻。

父親突然從很遠很遠的地方回來，衣服舊了一點，卻只像去附近公園散個步，流點汗，然後靜靜地，坐在那裡。我解開制服襯衫的釦子，一顆，兩顆，慢慢地拆，若無其事地拆。換上吊嘎及運動短褲，深吸一口氣，才走出房間。餐桌旁已不見父親蹤影，卻在昏黃燈下聞見一股陌生菸草味，跟爺不同牌子。洋的？

千百畫片刷啦啦閃逝，有一炭筆飛快勾勒：媽死了，父親被人帶走，爺在燈下像顆氣球，飄來盪去。爺抱著我，我在地上爬。爺牽著我，我揹起書包，換上國小制服，國中制服，高中制服。最後，停在這個擺滿速食的餐桌。

定格，垂著雙手。

一隻厚手輕輕落在我的肩膀。

我走進窄巷，感覺神祕寧靜，像 Jonah 被吞進鯨魚腹裡；那個剎那，他想到了什麼？相仿的矮厝不斷複製，夾出一條幽暗小徑。我站在纏滿青苔的房前，輕點「重新整理」，GPS 十字鎖定，代表我的箭頭，與目的地緩緩疊合。沒錯，就是這裡。我回頭看看四周，陽光從破洞的鐵皮屋棚蝕落，撞擊掛在牆上的鋁盆。細小黝黑的水溝。空無一物的曬衣竿。彷彿數百年無人自此經過。

試了試門把，鎖著。我從包包裡掏出爺給的鑰匙，輕輕一轉。

厚重的菸味立即將我包圍。不是爺的，那混合著人的體味，體溫，有些腐爛的香氣。不，也不是父親，不可能是父親。白漆些許剝落，裸露內裡乾灰泥牆，屋角垂掛一面大蜘蛛網。牆上小小的通風窗，透進微弱天光，書桌收拾乾淨，緊貼著牆。印有米奇米妮圖樣的床單，也鋪得相當整齊。

我坐在書桌前發呆。拿起 IPAD 對著那面通風窗，拍了張完全曝光的照片，像是一個深深凹陷的白色窟窿。上傳臉書，附註：「我家」，一分鐘後累積了十七個讚。我把書桌的抽屜全部拉開，除了幾包空菸盒，還有一本黃色封皮的農民曆。最末頁是「食物相剋表」：豬肉與菊花相剋。雞蛋與消炎片相剋。鴨肉與鱉相剋。爺非常重視這張表，倒背如流，要求我也如九九乘法誦讀。隨意瀏覽農民曆，對照了一下今年生肖屬馬的……，嗯？翻回封面，啊，原來是四年前的，那時我剛進大學，十八歲。

四九年大撤退，年僅十八的爺被夾帶上國民黨的船，幾番輾轉，一個人來到這個南方小鎮。這是爺告訴我的，他的「故事」。比我的暑假作業更缺乏細節、缺乏實感。他總是一邊修剪掛在牆上的鐵線蕨，一邊打著哈欠：「哈——要是蔣

總統沒帶我們過來，我早就天天啃草根啦，哪有閒工夫在這裡蒔花弄草？」更奇怪的是，他從未提過對岸的家人們，更別說返鄉探親。有次我問起，他摘下一片沙漠玫瑰的枯葉，答道：「我怎麼可能回去？我老家早沒啦！」我說，沒啦？什麼意思？「不要問我，我全忘光啦！」面對我的狐疑表情，他唯一的證據只有那過分強調捲舌的發音。

父親被控殺妻那年，爺連夜上高雄，只帶了三天的換洗衣物以示信任。沒料到官司就這麼糾纏下去，兵敗如山倒，最後判了無期徒刑。爺為了撫養我，再次成為異鄉客，長住鳳山十餘年。爺把北勢寮這幢老厝，無償送給一對撿拾回收品維生的老夫婦，唯一的要求是永不換鎖，並多打一把鑰匙，交給兒子。

他們的兒子，爺的兒子，我的父親。

爺來台後終身未娶，據說對岸有個指腹為婚的妻。而那對老夫婦終身赤貧，只有孩子一個接一個，從未少過。他們將五十歲時出世的第九個男孩，過給獨身的爺。父親入獄後，鑰匙藏在臥室老掛鐘裡頭；我十五歲那年，爺蹣跚取下鑰匙，用交付遺產的語氣對我說：「你爸也許不會回來了。這是你的。」

父親的生父生母，在他入獄期間相繼去世，這幢矮厝卻像仍住著人。四年前的農民曆，鋪整的床單，陌生的菸草味。我反舉 IPAD，又拍了一張。上傳臉書，文字註解：「車過北勢寮」。

爺七十四歲那年，為了改辦新版身分證，也在五甲家樂福入口的證件快照機，投入三枚五十元硬幣。爺整了整西裝衣領，掀起布幕，鑽進那只容一人的小小房間。喀嚓喀嚓，他對自己按下快門，還學洋人拍照時高喊：「去死——」鎂光從縫隙溢瀉，三十秒後相紙顯影。他熱愛自己的攝像，還拿去沖洗店放大，亮彩切換成莊重黑白。他將那幅黑白照裝釘裱框，擺在茶壺櫃裡，像在懷念一個死去已久的情人，時不時取出擦拭。

他是不是預知了什麼？拍照後不久，騎著老野狼，到禮儀店訂做一套壽衣，手工緞面，長袍馬褂。兩個禮拜後宅配到府，立即穿上，拉著我興沖沖問：「孫子，帥吧？」還不錯啦……，我尷尬無言，他則顫抖著喜悅。到了月底，總要拿出熨斗重新燙過，捧著曬曬太陽，也在街坊老鄰間亮相。「唉喲，這個月又穿不到了。」他苦惱的神情像是未能赴宴的辛蒂瑞拉，「如果我過去那天，胖到穿不下怎麼辦啊？」

爺終於穿上壽衣的一個月前，突然跟我說，我們北勢寮也曾捕過鯨魚。

有一回鬧得好大，還上新聞喔。一頭死掉的抹香鯨被沖上岸，整個北勢寮的人都跑去圍觀，連水底寮的也來湊熱鬧；直呼這輩子，沒看過那麼大頭的鯨。有個小個頭女教授從台北趕來（我問那女教授是不是姓周？爺說我怎麼知道），號

召三十個海巡弟兄，拉起封鎖線；寫了限時公文，請調吊車、起重機和拖板車，駛至岸邊。

據說那頭抹香鯨重達五十二公噸，吊上拖板車時脫鉤六次，傷口密密麻麻，尾巴被撕扯得搖搖欲墜。抹香鯨的體重讓所有車輪凹陷，柏油路面碎裂，行經保安宮前的保生路，一陣轟然巨響，大武深山裡的獵人也說，他們在風裡隱約聽見。拖板車上的抹香鯨，竟像氦氣飛行船爆炸，引發微型地震，窗玻璃砸落滿地。小個頭女教授抓起單眼相機猛拍，發狂喊：「台灣鯨魚要上國際頭條啦——」路邊的車啊房啊，就連圍觀的鄉人都渾身浴血。內臟碎塊，脂肪，腿一般粗的腸子，懸掛成路樹的裝飾。整條街道像瓦斯氣爆，血流成潦潦的河，好像可以泛舟。

「那天的天氣好熱，熱得……」爺形容不出那天的炎熱，他只是不斷重述，一頭死去的巨型鯨魚被沖上岸：吊起，墜落；吊起，又墜落。抹香鯨自體毀爆，像是未能升空的節慶煙火。

爺給了我一張印著鯨魚圖片的超市傳單，背面抄寫一行地址；他對我說，我們這裡也曾經捕過鯨魚。

我把農民曆擺回抽屜，刷了一下 IPAD。暗想，爺是不是把「擱淺」與「獵捕」搞錯了？我們是不是搞錯了什麼？

走出門，一對小兄妹蹲在地上打玻璃彈珠。

兩人外貌迥異，我卻很能確定他們出自同一血脈，彷彿我們早就認識。哥哥皮膚黝黑，濃眉大眼，高妹妹一顆頭；妹妹白若古玉器，髮絲稀疏，可以直視近乎透明的頭皮。我再次舉起 IPAD 自拍，以他們為背景，「我家附近遇見的第一對居民。」等待上傳，重新整理。立刻有網友留言，這遊戲怎麼玩？他們是誰？小弟弟好可愛唷，很像宥勝耶，長大一定很優——

縮小視窗，我把 IPAD 放下。正好與小女孩對上眼，她立即把頭轉開。

「小朋友，我可以跟你們一起玩嗎？」

噠噠噠噠，他們讓彈珠持續碰撞，彈開，再碰撞。

「小朋友，請問一下，你們認不認識這棟房子的住戶？」

噠噠噠噠噠。噠噠噠噠噠。彈珠晶亮，光芒扎進我的瞳孔，刺出一滴眼淚。

「你們看，」我將 IPAD 照片點開，手指輕點，「這裡，這裡還有沒有住人？」他們這才抬起頭，定定看著我手中的螢幕，乾淨的房間，乾淨的書桌及床鋪。哥哥把彈珠握在手裡，妹妹也跟著停下遊戲。

葛格，那個是什麼？小男孩指了指我手中的 IPAD。

「這個啊，是秘密喔……」我站挺身子，微笑。小男孩非常沮喪，將彈珠全撒在地；他的妹妹蹲著，漠然看彈珠一顆顆滾進黝暗水溝。

「好吧，」我假裝走離，又回返，蹲在他們面前，「如果我講了，你就要跟我說，誰住在這裡。可以嗎？」

好啊，小男孩嚷嚷，你快點說。

我瞥著面無表情，把玩著手裡彈珠的小女孩，「可以吧？」

小女孩不置可否。我突然想起爺，想起我們共謀編造的暑假作業。有我，有爸有媽，有一對兄妹的家庭旅行。

「這個叫作……Insight，對，就叫作 Insight。」你們可以從這裡，讀取我，讀取我的資料。你們看。我把這一路上拍攝的相片全點選出來：火車站。動態模糊的甘蔗田。椰子樹。蹲在地上的歐巴桑。無波的海。掛在牆上的船……。

「我是一架機器人喔。」

機器人？什麼意思？小男孩眼睛一亮，打量起我的蹲姿，還有那雙經典款帆布鞋。而小女孩的唇仍毫無血色，彈珠在她手裡反覆擊打著。「你們看，這個是我的充電器。」我拔下一只耳機，塞進他的耳朵。有音樂有音樂！他大喊，妹，妳也來聽！

「不，這不是聲音，這是電流。」我摘下另一只耳機，放在掌中，「妳要不要聽聽看？喏。」

妹妹搖了搖頭，甩開了。

我是機器人。來你們這裡捕鯨魚的機器人。

聽說你們北勢寮這裡，曾經捕過鯨魚。

請你再多說一點。爺。你說，你獵捕十二年的鯨魚，九零年代立法禁止，船隊才解散。你曾側身，鑽進那一具具蒸散著臭氣的巨型哺乳類身體，抓著殺魚刀，切開依然搏動的肌理，和那個碩大如房間的心臟。

「我快要沒電了——」轉蹲為坐，我讓手臂自然垂落，倒放膝蓋，想像廟裡的佛。小男孩把我的另一只耳機摘掉，塞進耳朵，然後附在我的耳邊，悄聲地說：葛格，那棟房子的主人，跟你長得很像喔。

我閉上眼睛，喃喃誦念數位音：電力僅存，百分之零點二，百分之零點二，逼逼——逼——。

「我去幫你充電，」小男孩抱著我的 Insight 跑開，「等我喔。」小女孩仍坐在地上，閉眼，聽著手裡彈珠，撞擊乏味的聲響。

像是被吞進鯨魚腹裡的 Jonah，我在那個四季恆春的小花園裡，聽爺說著悶悶的話。爺說，你爸殺死你媽，你是我撫養長大。爺說，不要害怕，不要害怕。

爺說，我們這裡也曾捕過鯨魚……

老鯨被捕時，額頭長著一根折斷的角。本以為是高緯度才有的一角鯨迷航，細看才發覺，原是三十二年前的日本魚叉。爺說，最慘的是一頭偽虎鯨，被拉上來還纏繞著一團流刺網，簡直是掛滿蝦子螃蟹的小型墳墓。

這是我的暑假作業。

我專注扮演失去電力的機器人，等待小男孩，帶回充飽電力的 **Insight**。陽光落在我的身上，像是凝固的燭火。我感受著從巷底灌來的粗鹹海風，感受著時間，一分一秒從我身邊流過。巷弄開始熱鬧起來，腳步聲來來往往。

我回來了。但是找不到鯨魚。

小女孩忽然輕輕撫摸我逐漸發麻的手臂。